

佳作

作品：

說話課

得獎者：

黃崇凱

黃崇凱，一九八一年生，諱名黃蟲，雲林人，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畢業。靈長類，腦容量較猿為大，保守估計超過六百西西。下肢已能直立，已知用火，能用雙手製作簡單工具，能運用語言表達情意。曾獲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、大墩文學獎、國藝會創作補助等。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總幹事，現任雜誌編輯。著有小說集《靴子腿》。

得獎感言：

我告訴咕咕咕中獎的事。她以雀鳥欣喜的手勢恭喜我。另一場咕咕咕跟著我要征服的，是這一年。辛苦搏鬥下的產物即將邁入終站。列車暫停在倒數幾站的月台。乘客下車抽菸閒聊，小販上車叫賣便當，短短的休憩時刻，還有怕冷的人在月台口跳起體操。大家呼出來的煙都跟二手煙一樣白。我說，謝謝妳。妳聽不到，但這些掌聲和稱讚都是屬於妳的。妳一定都看到了。



說話課

「咕咕咕」常丟出一大塊毛玻璃的話語，影影綽綽顯露出方塊字的稜角，教人猜測，猶疑和躊躇。語音平上去入的切口並不齊整，像是一把鈍重的刀，只能勉力劈出些滾動的缺口，跌跌宕宕的。

自從我不再以口語和她交談，我的手指上也孕育了一顆繭。每日書寫的文字是它的養料，而鋪陳的紙張是它的土地，慢慢地，在各種季節，繭迅速膨脹、擴張和凝結。只要繭長成熟了，我和咕咕咕準備好刀片，替彼此割除。於是，我們就在原本裝喉糖的小鐵方盒子，存下了我們剝落的繭皮。

我乍乍認識咕咕咕時，先注意到的並非她聽不見，而是她的背影。她的背影充滿著寬容，像是可以吞下一整座海洋的心事；而她走路的節奏，像是春天抽長的枝芽，總是散發著滋滋作響的生命力。

而我第一眼見到她的正面，根本也可說是無從辨識——那會兒城市正被疾病侵襲包圍，人人戴著口罩，每一對口罩上的眼眸都像投射在遠方。我戴著口罩向她問路，她戴著口罩的上半眉眼細細皺了下，掏出紙筆寫：「對不起，我聽不見。」我以為是周遭人車太吵鬧，又大聲問了一次。她寫：「對不起，我無法讀你的嘴形。」我注意到她的修長手指，在指節之間多了一層突起。

城市戴起口罩時，我常把方塊字銜進嘴裡，安靜咀嚼、吞吐和反芻，卻發現大多數的字都是爛的壞的。於是我藉著口罩阻隔，漸漸不吃食文字了，改以手工生產。關於這點，咕咕咕就是天生的文字

手工師傅，所有的一撇一捺，一勾一點，都安靜地躺在書裡頁面，像是凝凍的符號標本。

咕咕咕愛照鏡子，她說那是找到同伴的方式。無人知曉的午後，所有的人以及客廳的電視都陷入昏沉的睡眠之中時，她會去照鏡子，一個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同伴就現身了。她愛她，所有對她的動作和表情，不需透過任何語言，她都確信對方可以百分之百地地理會和了解，而且她和她一樣，聽不見。即使她對她說話，她也是聽不見，她想，那是因為聲音被鎖在鏡子的另一邊了。本來就聽不見，不是她耳朵的問題。對面的女孩一切都與她相反，她甚至猜想，另一邊的世界是不是只有她可以聽見所有的聲音。

常常一個下午的漫長時間裡，尤其在夏日，周遭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因為溫度攀高，凝滯了動作的速度。這使得眼前的一切景物，都特別安詳親切，包括眼前的咕咕咕。我和她習慣坐咖啡館靠大街馬路的落地窗旁的位置，戴著口罩面對面，一起觀賞眼前大螢幕的午後無聊戲碼：匆匆行人、更匆匆的行人和遲疑失措的行人，一些跑動的各式口罩。外面穿梭的車輛喇叭或煞車聲、轟轟呼喊的引擎運轉聲和細碎的橡膠與馬路摩擦聲，都是轉低音量的微弱聲響。我和咕咕咕被包裹在一層透明螢幕裡，我看看她，她看看我，拿起杯子，放下杯子，拿起筆，放下筆，也在演出乏味的默劇。

咕咕咕告訴我，閱讀的經驗中，對於狀態詞相當難以理解。只能知道，那充滿口字偏旁的方塊字大約是在形容或模擬什麼聲音。由於從來沒聽過那些聲音，她無法分辨為什麼流水要嘩啦啦，而麻雀要嘰嘰喳喳，拆房子要嘩嘩嘩。對她來說，聲音只有一種，並且是唯一無法從閱讀得來的那一種。這

世上所有的音效聲響，對於咕咕咕來說，只有她聽不見這一種。反正，若真的要，她只需把所有的方塊字都加上口字偏旁，那麼聲音就會躡手躡腳地現身在另一個人的耳朵裡。就像只要在她的姓氏邊上加上口字，咕咕咕轟然臨到我的耳蝸。她說，耳朵對她只是裝飾品，讓她看起來還像個普通人。我湊到她耳朵旁，解下口罩，張手遮住我的嘴她的耳，說悄悄話似的，伸出舌頭輕舔了她的耳輪，她吃吃笑起來，好像我說了一件好玩的祕密或笑話。

對於咕咕咕來說，她的內心或許是一座小小的清冷蕭索的城。儘管咖啡館裡，到處坐滿談保險的保險員、拉直銷的銷售員和嗑牙的婆婆媽媽，她始終浸溺在自己的太平安寧，仿若遠方的戰爭、今日的股市升跌或是幾條街外的車禍，都是與她無關的星球瑣事。我猜想過，她的單眼皮和遙遙相距的眉頭，或許就是在這種不受外界打擾的姿態下勃發起來的。感受不到的音波，使她整個人被靜謐的超越感環繞，於是我常說她看起來真自在。

「到底聽不見的感覺是怎樣？」

「就像你看電視開靜音。動作是雪花，無聲無息飄下來。」

「呼吸和吞口水也會有聲音不是？」

「那是『感到』自己在發出聲音，不是『聽到』。」

整個下午，我們不說一句話，只是紙筆沙沙。我們這一桌好似與周圍區隔開來，陷溺在深海幽幽的晃漾裡。我和咕咕咕成了水中逡巡的魚，只是在水波掃來時感受對方的存在。咕咕咕其實是能說話



的，只是她說出的話，就像被水浸染過的紙片，上面的字跡全都濕淋淋糊在一團，必須要仔細辨認。她知道，大家都在說她是聾子、殘障。我問她，「不生氣嗎？」，她說，「有什麼好生氣的，他們說的是事實。」只是他們也不知道她知道他們在說什麼。她咬了一口餅乾，喀崩喀崩的咀嚼，那聲音聽上去像在宣示什麼，喀崩喀崩、喀崩喀崩。

如果倒過來，整個世界都是毫無聲音的沉默，只有她一個人可以聽見所有的聲音、說所有的話語，大概也是非常喧囂的寂寞罷。鏡子的另一端，有著可以聽見一切零碎聲音的咕咕咕，卻沒有人可以跟她交談，一樣的獨居在沉默的深海中，發出喀崩喀崩的咀嚼聲。我微笑看著她柔和的眉眼，沒有說話，也沒有寫字，只是撫摸她的指繭。

她時常握筆寫字的中指指節，結了一層厚厚的繭。我習慣撫摸她這層繭，同時想起小時候我因為握筆太緊，也時常結了厚厚一層繭。每隔一段時間，我會用鐵尺的銳角挑開厚皮，慢慢地畫弧挑掉、撕掉這層橢圓狀的繭，露出內裡粉紅色的油亮新肉。只是長愈大，也愈少拿筆寫很久的字，繭也就漸漸不結了。有回我撫摸咕咕咕的指繭厚皮，告訴她這一段小故事。她拿出筆袋，掏出了刀片遞給我。刀鋒似乎切割到她厚皮的外緣，割起的繭皮薄薄一層覆蓋在粉紅肉之上，還有一點點皮連結在指節。皮肉連結的豁口滴出了細微的血，刀鋒切到接口時，她喊了一聲。割除了繭皮，我替她貼上OK繃。她看看我臉上的口罩，再看看手指上的OK繃，笑彎了眼睛。

家裡開卡拉OK小吃店的事，我到很後來才告訴咕咕咕。那次是母親直說著要我帶女朋友回家一

起吃飯，我才勉強拉著咕咕咕回家。我們坐在舞池旁的小方桌用餐，晚餐時刻客人還不太多，冷氣就似乎有點太強。母親和咕咕咕說台語，她一句話都辨認不出。我趕忙要母親改說國語，一邊替咕咕咕翻譯母親的話。她總是維持著恰適的態度，慢慢吃著飯。到吃飯後水果，母親要我上台唱一首歌給她聽，我望了咕咕咕一眼。咕咕咕勉力掛著笑容，我聚焦在她指節上覆蓋的那張OK繃。於是我戴了口罩上台唱歌，母親說不想唱就不要勉強。我下台靠近咕咕咕，解開口罩，像是說悄悄話，張手擋在母親面前輕舔她的耳輪，她微笑，隨即斂起笑容。

城市戴口罩的那段時間，整座城市依然充斥滿滿的雜音，人們卻因此少了許多廢話，多了幾分清朗。很快城市褪去了口罩，分貝指數再度高昂起來，我依然戴著口罩。咕咕咕好幾次想剝離我臉上的口罩，被我制止。我靜默地緊握她細圓的手腕，不讓她破壞我找到的平衡，聽覺和言語之間的平衡。我只是摩擦咕咕咕手指上的繭，讓它似一枚夏日的蟬，緊伏著枝幹用力鳴叫，然後等待脫殼死去再重生的儀式。

她說，時時感到是一個人獨泳在古老而慈祥的深海，被厚重的鹹水味擁抱，而她眼神朝外。於是，我多麼想為她打造一間讓她上岸棲息的處所。口罩遮住了方塊字現身的形狀，像是遠遠飄走的風箏，無法辨識。我讓咕咕咕看不見我的嘴，重新開闢一間安靜的房子，讓她安心地住在裡面。

之後我戴著口罩，再也不拿下來了。我的舌頭日趨遲緩，僵直停滯，彷彿被蟹螯牢牢攫住。和咕咕咕的相處，到了後來，也逐漸流失了話語聲音的必要。我讓自身原本可以發聲組合的音節符號和語

言，一個字母一個字母，一粒音韻一粒音韻地大舉遷離，變成一個真正沉默的人，手指的繭便一顆一顆結了起來。

裝存我和咕咕咕的繭皮的小鐵盒，從我沉默之後累積得很快，也許該換個大一些盒子。



無聲勝有聲

◎吳晟

和一位「耳朵只是裝飾品」的聽障女孩，因偶遇而相識而滋生情愫而傾心，逐漸習慣了以紙筆代替口舌交談，終於舌頭日趨遲緩，流失了話語聲音的必要，徹底放棄語言，變成真正沉默的人。反覆探索無聲世界心意相通的境界。描述細緻、文句練達、情韻含蓄動人。因書寫而手指生繭，蒐集的繭皮愈來愈多，恰似情感的累積。